

新闻入门丛书



漫谈 新闻采访

张 征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漫谈新闻采访

张 征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谈新闻采访/张征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2(新闻入门丛书)

ISBN7 - 5011 - 3026 - 4

I. 漫… II. 张… III. 新闻采访 - 基本知识 IV. G2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477 号

新闻入门丛书
漫谈新闻采访
张 征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西定安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插页 2 张 170,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 21,001 - 28,000 册

ISBN 7 - 5011 - 3026 - 4/G.1122 定价:12.80 元

出版说明

《新闻入门丛书》编写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侧重新闻实践经验的介绍,强调实用性;同时注意通俗性,文字简洁,论述准确,从而达到易懂、易学、易用,体现出新闻普及读物的特色。丛书分册设置,考虑到新闻学各个领域,包括新闻、广播、电视及新闻摄影等,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新华出版社编辑部

1996年2月

目 录

一、采访是新闻工作的头把交椅	1
二、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	12
三、如何选择新闻	23
四、获得采访线索的渠道	35
五、访问前准备的必要性	46
六、采访准备的内容	57
七、访问中的融洽气氛	88
八、提问的规律和方法	117
九、提问的类型	143
十、访问的方式	157
十一、现场观察的作用	170
十二、观察的内容	186
十三、怎样观察	197
十四、收集的技巧——采访记录	214
十五、不要忘记核实、再核实	227
十六、新闻工作者的素质	237

一、采访是新闻工作的头把交椅

京剧行中有句话，叫“千斤道白四两唱”，以此来比喻道白在京剧舞台表演中的重要性。新闻界也曾有人用“千斤采访四两写”来形象地说明采访在新闻工作中的重要性。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采访在新闻工作中头把交椅的地位。美国《塔尔萨论坛报》记者鲍勃·福尔斯曼甚至认为：“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访问是绝当不好记者的。”

为什么中外新闻界皆如此重视采访？道理很简单。首先，采访是新闻活动的起点，是新闻事实通向新闻报道的唯一桥梁。世界上每日每时发生着无数的新闻事件，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每天发布着大量的新闻报道。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而新闻报道则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到新闻报道，这中间只有一座桥梁，这就是记者的采访工作。各个新闻媒介所作的报道是不是真实可信，是不是生动可读，是不是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是不是取得好的社会效果，这首先决定于采访的质量。如果采访这一环出了问题，比如说，采集到的材料，歪曲了事实真相，或不具体，不生动，枯燥乏味，那么，在后面的写作、编辑、印刷、发行等一系列工作环节中，则很难纠正采访中的错误，很难弥补采

访的缺憾。当编辑的人，不怕来稿文字水平低，语句不通顺，只怕来稿中事实出问题，材料“一边倒”，或者空话连篇，根本没有具体事例，编辑无从改起，也无从编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从新闻界出现的大量失实报道来看，也可以说明采访的关键作用，因为很多问题出在采访上。当然，这牵涉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思想方法、采访作风、工作态度、知识水平和采访经验等基本素质。由于基本素质的欠缺导致采访工作中出现的捕风捉影、虚构情节、采访不深入、不细致、取材片面、歪曲因果关系的现象，使失实报道屡禁不止。

1980年8月8日，新华社发了一篇昆明军区某部二连战士让猴子牧猪的新闻。国内十几家报刊采用了，一些电台也广播了，有一家电影制片厂还将它列入1981年新闻纪录片拍摄计划。在国外，日本某通讯社、美联社相继转发。有些人类学家、动物行为学家还打电话或电报询问新闻中“昔马山”的具体位置。

报道中说：“在云南省昔马山下，一只六年前被逮回的小猴子如今正在代替主人放牧三十多头猪。”

报道中说：“每天清晨，这只猴子拿着小竹棍，三蹦两跳地钻进猪圈，骑在黑母猪背上。等主人一打开猪圈门，它就‘吱鸣’、‘吱鸣’几声尖叫，赶着大大小小的三十多头猪上山了。”

报道中说：“这只猴子的放牧本领可大哩！哪只猪跑远了，猴子就会把它叫回来；哪只猪调皮捣蛋，或偷啃庄稼，猴子就从母猪背上跳下来，挥动小竹棍去打。有时小猪娃走不动路了，猴子便格外保护，把它抱起来送到猪圈里。……”

乍一见到这条新闻，谁都可能爱不释手：一只可爱的猴子

能够放猪，这不仅是新闻，简直是珍闻，难怪它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但谁又能想到，这条新闻来自于“捕风捉影”。

事实上是，战士们养的这只猴子只是跟着放猪的战士上山去玩过几次。它的那些在报道中被解释为“牧猪”的动作：如骑在母猪背上、拿小竹棍赶猪上山、不让猪啃庄稼、抱着走不动的小猪娃等等，统统是猴子对饲养员本能的模仿，而非有意识的行为。更可笑的是，这只1980年8月走上报端的猴子，早在1978年8月就触电死了，怎么谈得上“如今正在代替主人放牧……？”^①

“猴子牧猪”的新闻，最初刊登在一份军队的小报上。编者视此条消息有趣，一不调查，二不核实，就不负责任地向某报社推荐。该报的一位编辑说，稿子是他处理的，而且是他参与采访的，保证没有问题。稿子被采用以后，引起了新闻界和读者的兴趣。当进一步向他核对事实时，这个编辑首先对报道没有署上他的名字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尔后说了句：“猴子已经死了。”显然，他故意隐瞒了事实真相。“见报第一”、“扬名第一”的思想导致了一次严重的新闻失实事件。

这些无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捕风捉影，不择手段编造新闻的恶劣做法，虽不很普遍，却屡禁不止，影响极坏。

有的人不了解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米不够，水来凑”，以“推理”、“合理想象”当作事实。

例如，1984年6月，在全国好新闻复评工作中，复评组认真讨论了这样一篇通讯——《九米拼搏》。

这篇通讯细致地描述了杭州客运站青年驾驶员毛计三在

^① 见《新闻战线》1981年第3期22页。

他所驾驶的汽车与火车相撞前的九米内的“拼搏”动作与复杂心理。但是毛计三本人当场就牺牲了，有关“拼搏”的描绘是作者事后分析揣测的。内容摘要如下：

087 客车驾驶员是毛计三。当特别快列车从土坡和茂林背后风驰电掣般窜出来时，他浑身震惊了……他绝没有想到，开车 10 年、铁轨不知越过万千次的他，竟会面对面地与列车遭遇。他震惊了，闪电般地手脚并用，猛踩刹车，几乎同时，一手抓住排挡，以迅猛准确的动作从前进挡挂入倒挡……

……焦灼、紧张、懊丧似无数钢针刺着他的心，要是有一米的宽余，或者再有一秒的延宕就好了，他可以避开撞击，可以将客车倒出来。可是，环境对他是那么苛刻和险恶。他一跃而起，大把大把地朝左猛打方向盘……他知道，只有将车头顺着火车前进方向偏转过去，避免垂直方向相撞，才能将撞击烈度减到最小……

很明显，主人公死了，这些材料，尤其是心理活动的描写，是作者凭想象加上去的。这样的报道，理所当然不能被评为好新闻。^①

道听途说，偏听偏信，不做调查核实，也是造成失实报道的原因。1984 年 4 月 7 日至 9 日，有人说长沙市落下一块五斤重的自然冰团，于是几家新闻单位抢着去采访，争相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结果，事实有假，原来是一块人造冰，被人偶然扔到长沙市一所小学的院子里，后来以讹传

^① 见《新闻战线》1984 年第 8 期第 9 页。

讹,成为“天外来客”的笑谈。

除此以外,采访中只听一面之辞,不做全面调查的片面性报道,曾对很多先进人物造成了伤害。无锡协新毛纺织染厂党委书记刘吉,由于对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出色,记者曾采访过他。有人问他对记者采访的感想,他说:“我真怕他们帮倒忙。所以,对采访者,我一再声明,务必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所谓记者“帮倒忙”,主要是记者写的报道不真实,夸大事实,添枝加叶,让人看了不信服。因而常常有些劳模被报道后,反而遭到了孤立,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宣传反效果。

还有的人搞印象式采访,先打听中央最近作了什么重要决定,然后自己事前带着观点、框框跑下去找材料、找事例。凡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就要,凡不能印证自己观点的材料就不要。上面要清除精神污染了,他立刻就能找到印证清除污染的事例;上面要强调企业结构调整了,他马上就去找印证这种政策的企业。甚至乱扭角度,同一个效益好的企业,今天是“清除精神污染”的结果,明天又成了“狠抓经营管理”的成效,歪曲了事实本身的因果关系。

还有些记者很有些“导演”的技巧,进行诱导式采访,“启发”、“诱导”对方提供他所需要的材料。

作家李存葆在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就描写了一个这样采访的通讯员——杨干事。那是在战士王世忠死于塌方之后,杨干事为写王世忠的报道煞费苦心,五易其稿,但因缺少“时代最强音”,“上头”不点头。于是,他又来到王世忠的班里,开起第三次座谈会来:

杨干事凭着多年的采访经验，又循循诱导开了：

“……大家再回想一下，王世忠牺牲时，到底说过什么没有？……”杨干事看看孙大壮，“小孙，你当时在场，仔细回忆一下……”

“就……就说了句‘共产党员跟我上’啊！”孙大壮很认真地回答。

杨干事笑了笑：“我是说，他砸在里面之后，说过什么没有，或是喊过什么没有！”

孙大壮不吭气了。

杨干事又问陈煜：“陈煜同志，你当时不也在场吗？”

“在啊！”

“你听见什么没有？”

“听见‘哎哟’一声！”陈煜不耐烦地说。

“那是我摔倒时喊的。”孙大壮看了陈煜一眼，补充道。

沉默。

“王世忠砸进去时，谁先跑过去的？”

殷旭升（连指导员——引者注）忍不住插问道。

“我。”孙大壮答道。

“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殷旭升两眼死死地盯着孙大壮。

“俺就看他……咕嘎咕嘎倒了两口气……”孙大壮呐呐地说。

“你再想想，他是倒气呢，还是在喊什么呢？”杨干事进一步启发。

孙大壮怔怔地望着杨干事，不知所云。

又冷场了。

……

“我想不会是倒气，肯定是在喊什么。”殷旭升又提示说。

“可能啊！”早已耐不住的陈煜拖着长腔，“王世忠砸进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嘴一下一下动着，很有节奏感呀，大概是在喊什么……”

“噢？”杨干事眼睛一亮，“那么……象王世忠那样的英雄，他能喊什么呢？”

“嗨，那还用问，肯定是喊时代最强音。”

陈煜清楚，眼前的采访者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不然，这样的座谈会不定要开到何年何月呢！

“谢谢，谢谢同志们。”杨干事终于完成了秦政委交给的任务，长吁了口气，起身告退……^①

上述事例虽然是作家虚构出来的人物和情节，但在“文革”中，为了塑造“典型人物”、“闪光思想”，许多人就是这样不顾事实地“赶浪头”、“顺杆爬”，诱导捏造出其所需要的材料。

另外，工作态度不认真，不严肃，也是引起新闻失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浙江省绍兴农民胡世庆，多年刻苦自学，研究《红楼梦》颇有成绩，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这本是一条值得报道的好素材。但是，从1981年12月到1982年12月，许多报刊竞相发表的有关胡世庆的消息、文章、专访和报告文学严重失实：

●本来胡世庆仅被推荐加入中国红楼梦学会，但尚未被批准入会，而报道中却用了“胡世庆被推荐参加红学会”这样含糊不清的词句，给读者的印象是胡“已经参加了”红学会。

^① 见《昆仑》1984年第6期52页。

另一些报刊则将其改成“已被中国红学会吸收为会员”等词句，造成新闻失实。

●胡世庆曾将自己的论文《也谈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投寄《红楼梦学刊》，但未被采用，原稿已退回。但一些报道却说论文“已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而且凭空拔高，称该论文是“浙江省研究红楼梦的重点论文”。

●1982年1月7日，上海《文学报》的消息还说，“胡世庆正在写的《脂评八十回本〈红楼梦〉成书过程试探》，将在1983年中国红学会和国际红学会在北京召开的《红楼梦》研究联席会上宣读”。其实，举行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还只是议论中的事，根本没确定。

有关胡世庆报道的失实，在于很多记者编辑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有的报刊发现报道有误，也不认真做更正。

胡世庆在1982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现在全国许多报纸刊登了有关我的文章，其中颇多失实之处，读之使人捏一把汗。十天前，我看到一份文学报，不由大吃一惊，立即去信更正，一封之后又是一封，但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不知何故？”

1982年5月18日，胡世庆在另一封信中谈到这些失实之处后说，“他们只图自己快意，不管人家死活”，对那些不负责任的编辑、记者提出了抗议。

后来，《羊城晚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指出有关“农民红学家”的报道是一场子虚乌有的“客里空”，是“假报道”。但这两篇匡正文字的用词又没有掌握好分寸，客观上给人以“胡世庆是个骗子”的印象，好像“连他的爱人也是骗来的”。气得胡的爱人董学文到某报编辑部上访，说在她的家乡，不少人已把胡世庆看成“骗子”。她气愤地说：“他们

(指两篇匡正文章的作者——引者注)为什么不来找一找我,或者至少打一个电话给我呢?”

这些宣传都使胡世庆受害不小。^①

此外,在采访的其它环节中,由于作风不深入,缺少经验,还会造成以下种种遗憾:

你不善于提问吗?那么你只能得到含糊、枯燥的答话;

你不善于理解人吗?那么很可能使你与采访对象的谈话在紧张僵硬的气氛中难以为继;

你不善于用眼睛捕捉吗?那么很多精采的镜头可能与你无缘,你将抓不住事实的特点;

你不善于用耳朵听吗?那么,很多鲜活的群众语言就可能成了你的耳旁风;

你不善于做记录吗?那么你的记录本可能成为事后无法辨认的“天书”。还有,你可能听错了,记错了,把人的名字搞混了,把人家的原话写得面目全非。试想,面对这样的素材,你能写出好的文章吗?你能编辑出高质量的报道吗?

实践证明,采访是真实报道的基石,是深入报道的第一步,是生动文章的源泉,也是防止失实报道的第一道防线。采访的成功与失败,肤浅与深入,常常决定着新闻写作的成败。

常看到一些初做新闻工作的同志,开始往往轻视采访,重视写作。他们采访时不下功夫,匆匆搞到一些材料后,便关起门来写稿。苦思冥想之后,仍不能成篇,方觉采访来的材料缺东短西,捉襟见肘。如想表现某一方面的主题,但这方面的例

^① 见《新闻战线》1983年第4期3页。

子不充分；想表现一个情节或一个场面时，发现观察的细节不够；想表现一个新闻人物时，发现事例少且空泛。

很多经验丰富的老记者，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毫不吝惜地投入到采访中去。老新闻工作者、原《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同志在谈到采访与写作二者关系时说：“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一点体会：如果采访时间是－，写作时间是＋，就颠倒了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常规。应该是采访的时间是＋，写作的时间是－。在写作之前，必须深入采访，下大功夫。”

因此，有人把采访比作“十月怀胎”，把写作比作“一朝分娩”。实际上，采访的过程就是写作的过程，是了解事实，提炼主题、形成思想和构思，筛选事实的过程。有经验的记者，采访一结束，腹稿已形成，甚至文章的片断已酝酿成熟，写作的过程就是将这些腹稿和片断用线穿起来的过程。擅长写人物通讯的著名记者郭梅尼，回忆她采写典型人物时，说她的采访时间比较长，有时要一、二个月。而写作起来，“一万多字的稿子一天多就写完，就是个写字的时间”，“因为稿子全在脑子里了”。

中外有成就的记者，皆因他们第一流的新闻作品而成名。然而这些第一流的作品背后，是第一流的采访工作。正如一位老记者所说：“采访是报道成败的关键，也是记者成败的关键。”

如果研究一下中外名记者的成长道路，你就会发现，凡有成就的记者都是采访能手。

有位记者说，如果你读了被视为新闻史上的丰碑——《西行漫记》，你就会深深感到：“新闻无技巧”。新闻的成功在于

真实、客观。如果斯诺不是自愿放弃洋人在上海滩上的优越生活，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的红区，和红军战士、陕北老乡一起蹲炕头，吃小米，怎么能有这种伟大著作——《西行漫记》的问世，怎么能让西方人第一次了解陕北山沟里的这一群英勇奋斗的中华儿女呢？

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三十年代只身深入土匪横行，瘟疫遍地的茫茫西北高原，与军阀周旋，与土匪交往，骑骆驼穿越沙漠，步行跋涉于深山密林，去探索“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课题。他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第一次向国人披露了神秘西北的危机，被誉为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新闻界有句话：“脚底板下出新闻”。新闻是跑出来的。但是，随着经济的“搞活”，社会上的“短期效益”、投机取巧等思潮日益侵蚀新闻队伍，致使一些记者放弃扎扎实实的采访，不下功夫“跑”现场，而是“抄近道儿”，搞“空手套白狼”，“角度一扭、新闻到手”那一套，靠坐在办公室里抄抄编编“凑”稿子，“炒”新闻。一批人这样“取了巧儿”，使下基层采访的人反倒显得“吃力不讨好”。“讨巧”风一起，带泥土味儿的新闻越来越少，一茬一茬的年轻记者，也断了自己成长为名记者的根脉。

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乃记者成才之大忌。“你花了三分功夫采写，写出来的稿子在读者中只能得三分；你花了十分功夫，写出的稿件就能得十分；你花了十二分的功夫，写出的稿件在读者中就会产生十二分的反响”。老记者郭梅尼的这番话，不仅是她四十多年记者生涯的深刻体会，也为众多新闻工作者的无数次采写实践所证实。

二、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

“采访”这个词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就连小学生，一看到电视中拿着话筒的人在提问，马上就会嚷起来：“他在采访！”作为文字记者，边问边往小本子上记，这个形象已成了人们眼中“采访”的标志。

实际上，这种带有明显标志的“采访”，只是记者采访活动中的一种形式。在德语中，“采访”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词“interviewen”，或“recherchieren”，前者仅指有明显标志的一问一答式的面对面访问，后者则包括了对一个事物的全部周密的调查和了解，即我们所说的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这个词并不深奥。凡是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收集材料，认识事物的活动，都可以称为调查研究。从根本上说，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一种调查研究活动，这是对采访活动最重要、最基本的概括。

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目前社会上的发言者，大多是新闻机关。人们每天获得新闻的渠道，不外是看报、听广播和看电视。而报纸、广播和电视里，都是记者在发言。如果一个人听别人讲一个新闻，可能不以为然。但如果广播电台播送了这条新闻：“新华社某月某日电：记者××报道……”人们就会感到有极大的可信性、权威性。记者